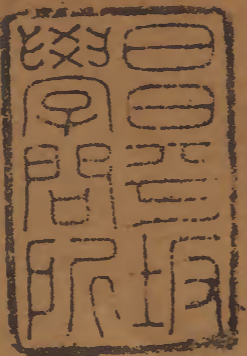


續近思錄二三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一〇	三四	一四二冊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三架	三四	一四二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一〇	三四	一四二冊
漢書		九四三九	三架	三四	一四二冊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41)	
函號	299	47



續近思錄卷之二

張伯行集解

論學

淺草文庫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非學無以入道希聖希賢其功具在知所適從之路得其進為之方然後可以言學故備著之以俟天下後世之立志能自奮者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

志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所志者乃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時便斷然欲學

正宜堂



聖人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故終道到聖人地位蓋孔子是生民以來未有之志吾輩今日讀書便當是生民以來未有之志若立志不定終不濟事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學者急宜猛省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祇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

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有資質而加以學其進殊未可量蓋資質

是全靠不得底倘靠着自家明敏便不肯去學問如此類塌下來聰明日塞一日且將大不敏矣故雖資如聖人亦必好學以考於古下問以參諸今若只就自家杜撰更不加學問之功便是凡下之品豈可以為聖人須知聖人所以成其為聖者非有他法亦不過祇是好學下問知而益求其能耳如聖而在上者莫如舜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是其好學下問也聖而在下者莫如孔子然當日問禮老聃也是學于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是其好學下問也學于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是其好學下問也尚且汲汲皇皇不自滿假如此况萬不逮於二聖者而可不汲汲皇皇以從事於學問之乎

朱子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工夫亦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忤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從來剛強不容易得故夫子由中行而思狂狷以今看來這聖賢道理如許重大若非剛硬立得脚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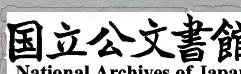
有力量的人必不能有所成就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皆如此剛果決烈方成大聖大賢而道統賴以不墜若慈善柔弱的便就擔當不來無濟於事况世道衰微之時尤喫緊要此等人硬着脊梁獨往獨來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之遭得喪之數一不以動其心這道理方靠得着不至隨運會變遷然能有此氣象者只在平日工夫自反常直毫無私曲仰不愧俯不忤其氣既充自然正大光明浩乎常伸有千萬人吾往之槩固不在他求也學者欲立志為聖賢當先學個樣子曾子之所謂弘毅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皆是個做聖賢底樣子也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

續通思錄 卷之二 三 正言堂
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
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只引成覿顏淵
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
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
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
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
實得力處也人性本善皆可以為堯舜但人
不自認又不肯信所以為之不
力終覺敗落下來故孟子見人便趨性善稱
堯舜此正是第一義教人向自家身上尋討
苟於此看得透信得及則當下便是聖賢何
處容得一毫人欲之私在心中做病痛非若

信不及則又有第二節工夫如所引成覿顏
淵公明儀說話須如此發憤勇猛向前以聖
賢為必可為毋少逡巡畏縮日用之間覺得
有一毫人欲之私即便遏絕不令停頓容留
此便是真實下手聖賢可學而至外此更無
別法蓋人必有這一段奮迅興起念頭方可
下得實地工夫不然遷延委靡終是畫脂鏤
冰究竟一生虛浮全無真實得力處也其能
免於庸下
之歸哉

朱子曰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便
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
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
道不遠人故君子為學曷嘗有窮高極遠之
事令人無所依據以為從入之端惟是庸德



之行庸言之謹在言行上檢點得分明便是
至平至易日用切實工夫今人論道又別是
一種話頭只論理之所在而不論事之當為
只說心之所存而不說身之所歷其說至為
高遠而蕩然無據不可執守流於空虛異端
之歸道非其道而學亦非其學矣其誣世而
惑人也不
已甚哉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
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
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
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
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

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

伊川先生程氏名頤字正叔尹

侍講名洙字和靖朱子謂言人便以聖為志
言學便以道為志所謂學者乃為士者所以
求至乎聖人之道也然自秦漢以來學有殊
途而吾人為學當知所尚伊川先生有言昔
之學者處其一今之學者處其三有詞章之
學如班馬之文李杜之詩是也至有訓詁之
學如孔穎達鄭康成之釋經是也至有儒者
則以傳聖人之道而非記章訓詁所得與焉
故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亦云
學者非他所以學為人也人必至于聖人方
為人道之盡則能學而至于聖人亦不過盡
為人之道而已豈有加乎此可見不學為聖
人不可以為學且並不可以為人觀二先生
之言其所以示人者可謂至切要矣學者其
可不加體
驗之功乎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古人小學之教自能言時一歲有一歲工夫從少養成德性到得後來去學便易成就今人都蹉過了欠此一段工夫然莫謂時過難學但肯立志用功只據而今目下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一力向前莫少退步栽後來為聖賢根株補前日做孩童欠缺則亦未為晚也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全無發憤念頭究至老死無聞空自枉過此生雖聖人其能如彼何哉

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

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學無止境所當加時

習之功使其心惟在于是而不知有他也故無一事不學如處富貴貧賤之類無一時不學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不學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類蓋道理所在無事不有無時不然無處不寓必如是之學方可無一息之間斷也

朱子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

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知以理言能以事言理有所未知則

必求其知事有所未能則必求其能是之謂學若已知而益求知已能而益求其能是之謂不已焉是之謂習蓋天下鮮生而不知能者而所知所能又恐閱時而或忘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尤不可以不習也

朱子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
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

天下事物之理欲其能明

又欲其能行二者不可偏廢徒明不行則雖知其理而不能履其事是明無所用不過空明而已未可以為明也徒行不明則祇率其妄而不能見其真是行無所向不過冥行而已未可以為行也此明善誠身之功所以必交相為用也

朱子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

居敬則中有主而自

治嚴窮理則物不遺而識日長然惟居敬而後窮理之功有所施惟窮理而後居敬之心益以密二者交相為務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

始有實用

古人之書所以講明此理而理又見于事為之間學者讀書既窮究

乎理矣尤必博觀古今聖賢所以處事之方其經權常變適合乎理者若何如此方始有實得於心而不至為空疎無用之學也

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朱子曰亦須窮理涵

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

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涵養者有心之功窮

索者致知之力二者相須不可廢一如車之行有兩輪鳥之飛有兩翼缺一則車不能行而鳥不能飛矣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內外交養本末相資之學也如溫公只率其資稟之好恁行將去全欠致知一段工夫究竟見理未明即其



以正統屬魏以孟子為可疑皆不能無偏蔽處故格物致知為夢覺關學者所當用力也

朱子曰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學問之道

知行二者缺一不可蓋實相須為功者也知非行則無所見功如目之無足不行也行非知則昧於所往如足之無目不見也故論先後之序則知為先必知之無目不明而後行之無不到也論輕重之數則行為重必行之無所遺而後知之無所負也此君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學也

朱子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吾人為學

知之欲其明而行之尤欲其篤方其知之既識其理之當然矣如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之類而行未及實踐其事則所知者尚淺猶屬意見懸想一邊及既親歷其域而孝于事親不忠于事君矣則知之益明真見得有事親不愈力不能自已非復前日之意味矣故論先後則知為先而論輕重則行為重也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私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蓋敬以直內即尊德性工夫戒懼慎獨是也義以方外即道問學工夫擇善固執是也敬該動靜義兼知行聖學要領只此八字故一生用上達天德自此即斯意也

朱子曰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爲學工夫不外擇執兩端學者舍此而外便無入德之方如窮格天下事物之理以推致吾心之知此是擇善邊事至於實其心之所發而使意無不誠端其身之所主而使心無不正立其極以爲家國天下之所觀法而使身無不修此則固執邊事蓋始則在于能擇既則在于能執亦必執之希聖而後擇之功全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者惟此而已

朱子曰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

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爲學之事雖是無窮無盡然其要只在明明德

一句蓋德者天之所以予我而我之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全恃此虛靈之體君子存之不過存此本然之明德以日進于高明小人去之亦止去此本然之明德以日流于污下而已人患在不能自覺其非故德無由明耳若能一念竦然見得自家有不是處則卽此一念之明便可革其舊染之污而復其本然之善而明之之端在我矣爲學孰有外于此哉是故自是之見悞人不淺學者所當深省也

朱子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

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
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
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
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古人為學不
書其一事耳然去古既遠聖賢言語惟寄于
徒事口耳之功須知古聖賢教人大意所在
只是誠正修齊治平數端所謂學者是學此
等工夫要逐件從此理會若不讀書便不知
身如何修家如何齊國如何治豈不誤了自
家一生今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當如此
有許多事說齊家治國處便當如此有許多
事節節俱在那上自家都要一一理會排定
停停當當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可見無一不

是教學者底樣子無一不是學者當做底樣
子必能從此着實用功方為讀書有益不則
將聖賢言語徒向紙上看過竟與自
家毫無一些干涉也豈所以為學哉

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明義理或尚
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
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
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
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南
夫子謂程子也程子嘗言或讀書以明義理
之指歸或尚論以別古人之是非或應接而
處事物之當否此三者考之于古驗之于身
皆格物工夫所不可闕者也能如此則物格

知至見之明自行之力而遇事不患其不立矣然欲從事格致之功又非可以浮鶩紛馳為也必須屏絕外好專一其力不使少有所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庶乎其進之易耳學者若不從格致做工夫將冥然無主吾不知其何所操以為應酬之地而好異者又欲屏去事物高言頓悟其不流為異端之學者幾何哉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須是要

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

後方可進學者最忌自欺若此念有一毫未淨雖終身為善究竟未曾實用其

力不過苟且徇外而為人而已須是打疊得淨盡使吾意無一之不誠而後實為善以去惡此心始可得而正蓋誠意是人鬼關必須用一刀兩段工夫決絕斬截過得此一關後

方可進步有為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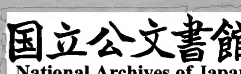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

提醒精神終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

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

塞不通可惜人之一心至虛至靈乃天所以與我而天理之所在者也不用

則常塞而昏用之則愈開而明但當時時提醒醒抖搜精神終日之間着意用力毋令昏昧懈怠自然看得無限文字窮得無限義理若徒為懶倦不自振奮不通即看文字俱無分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即看文字俱無分曉窮義理俱無着落矣夫以有用之心而聽其昏塞至此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俵俵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人不外博約二端始從下學問循循漸進自有次序故人之從事於學者博而有要而不失之泛濫約而不孤而自得其條理無妄意凌節躐等之弊此學之所以多有成也今之學者則反是其高者好談幽渺淪於空幻而全無下學之功是不知所以為博矣至卑者專事口耳溺于見聞而昧乎上達之要又不知所以為約焉是於聖賢之教均失之矣則第見其俵俵然於所之而終

不得所歸指也亦何用有是學哉

朱子曰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博約者聖門之教未博則無可詩書六藝之文皆後人之所當學誦習其辭講究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約之則泛濫不知所歸非所以為學也故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將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夫至約者何禮是也禮之為言履也言昔之所誦說者無非為力行之資

續正思錄 卷之二 三 正宜堂

至是可實踐之而履其事也若徒博而不知約則止誦其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雖多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將去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周頌成王之言朱子引之之言天生人而予以心本自光明不容一些蒙昧只爲利欲所引遂至昏蔽日深所當用學問工夫纔覺有利欲之念卽便盡根掃除還我本體光明而令其緝續將去以至無時不明此卽大學明明德之事而盤銘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吾儒之學必以忠信爲本而講於義理切實之功以求其所爲正心誠意者自道學不明人心日壞相沿已久

爲士者不務爲誠慤篤實之行而狃於偷薄浮華之習於是欺詐叢生巧僞百出浸淫成風漸不可返有心斯道者正不得不思所以挽揅之也

朱子曰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人必心常存而

後能明於理君子之學所以戒謹恐懼者正欲存此心以明此理耳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渾然常自流通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此惟天地聖人為然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能與天地同體而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要亦只是此心常存此理常明而無一息之間斷也若賢人必待戒懼而後存衆人則不能戒懼而不存所以相異而不同者只爭這些子境界之差而已夫聖人不易至而賢人則可勉學者須用戒謹恐懼之功以求得乎此心此理之同毋如衆人之陷溺而不知返也

朱子曰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學問思辨力行五者不可缺一吾人當為學之始便須實致其功久之見明守定乃可以變化其不美之氣質

而入於道德之途聖人教人不過如此學者宜用力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學而不思則罔故當用慎

思之功然思索須着力磨刮孜孜汲汲不可少有懈怠久之念慮清明自然可以見道譬之穿井只管向前去穿不肯歇手便可得清水出其先亦須是混濁到後漸漸刮去却自會清非一刮便可得清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亦在乎力之精專而已

朱子曰大凡人心若勤謹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人之一心操則存舍則亡一逐物於外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多不得

其正矣若能勤謹收拾常存不放將不正之端自絕何從而啟然要在真個捉得緊使無一些放鬆果能如此雖半月之間便可見驗其效甚速此吾儒存心之功所以必有事於主敬也

朱子曰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

不見理只緣是心粗人心只為一向馳逐將去故於閒事却熟於道

理却生若收斂此心到純熟後自然念慮清

明有豁然可見理處蓋熟則心專精而不紛

馳微細而不浮暴故可以見理大凡人之不

能見理者只緣平日心粗故也收其放心時

細而無不熟矣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

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

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只有此心若被閒思雜

慮占住了雖有道理亦沒處安頓蓋理與欲

不並立必須打疊得此心乾乾淨淨使無一

些閒雜紛擾然後用以求理此理方為我有

得一件即是一件得兩件即是兩件積之既

久則中心純一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思慮

之紛擾者不待打疊之自不知消歸何處矣

此學者所以必用主一之功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

頭運看時有書看過則如無書讀時有書讀

或作或輟工夫全不接續所以終不到得力

處抑知聖賢之言其味無窮探討不盡一刻

也不容放下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如在目前行吟坐想若此則道理爛熟胸中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自不難以我之心上合聖賢之心斯稱善學者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

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却生於閒

事却熟

凡人止有一心用於此必荒於彼學者若果真實做為已工夫則此心刻

刻在義理上何暇理閒事耶惟其不肯為已故日用之間其心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且於義理却生而不入於閒事却熟而日深卒之義理之念全為閒事所移而學亦因之俱失矣何若掃開閒事專其心於為已庶所得於義理者不既多乎哉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

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

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

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

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

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

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

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

臨事變便亂了

處事必以理而始善而理必

以講而後明學也者正所以講明道理而處乎事者也故學則見事無非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不學則心地全不分

明以之看理便局于一偏而不恁地周匝拘
于狹隘而不恁地廣大出之粗率而不恁地
細密而應事遂多舛錯矣豈知此理不是從
外來底乃自家合下生來固有之物堯舜性
之此理完完全全一些無失故不假修爲而
行無不得湯武反之便已有些子失但能修
身體道以復其舊底所以堯舜揖讓其處事
純乎天理湯武征誅其處事亦合乎天理也
夫所謂學者正欲學以復其舊底而已蓋人
之生也此理受之于天向也交割得來本自
完全無欠因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以至于
失之既不及汲汲自修法湯武之所爲而反
乎此其所以爲急而不得學也倘不學則
理無所得只是硬爲隄防處事全不見理一
向任私而行平時或可勉強支持至當事變
之來而惶惑不定茫然無所措其手足矣故
知非明理之人不足以處事而非善學之人
尤不能以明理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
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
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
理而已聖門教人惟此日用常行工夫如戒
懼慎獨之類甚覺淺近人人可爲然
推之理則大本達道卽此而在無所不包無
所不貫而充廣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故
極其功用所至可以爲聖爲賢而位乎天地
育乎萬物無非此一理之相爲流通而已豈
別有所爲高遠
難能之道哉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
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

續行思錄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更無話可說富貴貧賤乃人生取舍大關鍵所在人情貪富貴而厭貧賤此處立脚不定則天理人欲界限已不分明入門便差後來無限工夫俱做不得了又貨色兩關吾輩最易失足須當下便與斬絕若少有遷就打不透則一生品行俱從此喪更無話可說矣所以學者須當掃開心地潔潔淨淨立定脚跟穩穩當當將來希聖希賢事業始可向此中做出也

朱子曰人之為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為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心者所以為應事接物之主不能有以自立一當事物之來而在無權

遂為其所轉移而不覺故為學之道必用主敬窮理之功所見既明所守既定至于能自立其心則日用酬酢之際有所以貫乎事物之中者隨其所遇而卓然有主任富貴貧賤威武之紛乘自可坦然處之而不能以搖撼我矣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亦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聖學精深豈可淺測然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此學者之加功所以不可躐等而當循循有序也苟不始于近者易者輒馳心乎遠且難烏見其能有得乎

朱子曰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

聖賢不得不肯做工夫 大抵學者之病只有二端一是看聖賢太易以為古聖賢只此便是不用力故不肯做工夫一是看聖賢太難以為自家做不得聖賢無處用力故亦不肯做工夫然人皆可以為堯舜未有自家做不得聖賢者但人皆以為堯舜不是生來便是堯舜則亦未有聖賢只此便是者故必去此二病然後可以學為

朱子曰若論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着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

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 天文如日月星辰之類地理如五嶽四瀆之類禮如吉凶軍賓嘉之類樂如五音十二律之類制度如車服器用之類軍旅者行師戰陣之事刑法者明罰勅法之事也為學所以適用故凡內而治已外而治人明其理習其事正自多端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以及軍旅刑法無非着實有用之事業皆學者所當引為分內而不可有一之或缺者是以古人立教其於道德根本之務固所當急亦必使之習於六藝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者正以學貴適用吾儒經世偉抱端在於此視彼玩意空言務華鮮實徒於篇牘之間較工拙者其為損益豈不大相懸殊哉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朱子曰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

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或驚於虛名而
 不求古人為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
 而所以自任者甚輕古人之學原以為己非欲求人知也近世以來
 士子不知所以為學其一種溺於卑陋不克
 自振拔者此無志之士固不足論至有志於
 高遠者迹其平日所為則又徒驚虛名罔知
 為己惟恐聲譽之不彰而不顧學問之未至
 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多奢望而所以自
 任於己者反甚輕而鮮實功其遺已而徇人
 畧內而逐外甚失乎輕重
 之宜矣豈足以為學哉

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
 誤一己下不為害於將來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無非正

大光明道理非有新奇怪僻之論吾儕講學
 但當遵守聖賢遺訓可以治己即可以教人
 斯為得之若好新喜異必要另開一個生面
 另創一個話頭上則混亂正道得罪聖賢中
 則流入異端自悞一己下則蠱惑人心為害
 將來三者之病皆所不免所當深以為戒而
 後講明正學庶以繼
 往聖而待後賢也

朱子曰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
 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
 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
 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

哉凡人為學趨向在所先而功用在所後趨向正見諸功用者亦正趨向邪見諸功用



者亦邪故必先辨其所趨之邪正而後察其所用之能否蓋趨向本也功用末也苟趨向克正則本原之地已得雖其人或不能用然其道之可用者自在固無害也如趨向不正則本原先失其餘俱不堪問矣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不過詭譎之術而已烏足見稱于聖賢之門哉故論學者不可徒觀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無窮之味

於此從容沉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

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聖賢言語皆為後人力學

致用之資故其載在簡編者平鋪放着亦甚淡而無奇而其中廣大精深凡天人性命之理修齊治平之要靡不悉備蓋自有無窮之意味焉誠于此用從容沉潛之功不失之凌

躡亦不失之粗浮默識心通有以自得其趣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由是應務有餘其致用者可不知所用心哉

朱子曰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

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

古訓乃有獲猷謀為事也兀然不動之貌傳說商賢臣高宗商賢君也為聖

為賢之事必學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能未有飽食安坐終日無所謀為而於古今道理知之於忽然之間得之於兀然之頃者傳說之告高宗必學于古訓乃有獲夫古訓者今人之資也苟欲獲身心之益其可廢考究之功哉

朱子曰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

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
處為學之道不外知行兩端更無他法熟讀
 精思所以求其知也但能如是不懈則道
 理雖微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所以
 力於行也但能如是不遷則路頭雖遙久久
 自有至處舍此不務則終無見
 之之日至之之時矣可不勉哉

朱子曰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

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已用

而其踐履日以莊篤學求有得于已而其功
 則非一日之積必也精

思以擴其知識力行而勇于進為朝夕不怠
 遲之又久而恍若有所得焉則即此悟彼積
 少成多雖平日所聞一善而融會貫通覺其
 理皆為我用由是措之踐履之間自然精明

強固而日以莊篤矣蓋功至精專之候始
 能會眾理于一身此惟善學者自知之也

朱子曰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

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

得去也承載不住為學肯做切實為已工夫
 則其心安靜篤實絕去外

騫紛馳一味只向聖賢路上行去自然深造
 有得居安資深而承載得許多道理矣若輕
 浮淺露之人毫不着已近裏縱使探討有得
 究亦旋得旋失承載不住而終歸於烏有豈
 能如安靜篤實者之有益
 哉故學必以為已為要也

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

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
 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凡人一生做事全靠精神力量有全副精神全副力量以此任天下事遺大投艱皆可勝任而愉快何患不成如天地之氣剛而不息是即天地之精神力量也許多萬事萬物無不在裁成鈞陶之中人若能自強不息則亦與天地合其德矣
 何事之不可為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
 深淺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學問之道非有他端不過隨事精察即物窮理而已但其間事有大小理有淺深若生一厭煩之心與一畏難之念則志怠力衰即不可以為學須勿論其大小淺深但有事理一到目前便與盡力理會到

底不容少有草率含糊如此真積力久自然
 事無不明理無不得而豁然貫通矣何患學
 問之不
 進益哉

朱子曰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

之德古人皆有得于心身而後筆之於書以授來學今日讀之則理日明義日精而身心之德亦日以進非所以蓄自家之德乎若讀過古人之書而如未嘗讀焉者此則口耳之學耳烏足與言學哉

朱子答劉仲則曰不以講學問辨為事則恐
 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
 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

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
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
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

所以講學問辨者正以窮究事

物之理使於持躬接物之間皆一一知其本原之所在而出之無不中其機宜與適合乎事會耳苟其不然則冥心以往昧昧然莫知所之其能令身世咸宜乎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聖人所以深惡之也今試以治民理事之暇稍有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讀而思之則見識益明事幾益悉當自覺有進步處其得力正復不淺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豈可謂書不必讀哉昔子夏亦云仕而優則學蓋學問之事原無止期隨在獲益所以無時不可讀書無處不可讀書未便以居官而遂忽之也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
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
一箇道理方是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

甚物事
學問只有一個大道理須是勇猛着力直前大進一番方始有些進益若能於大頭腦處攻得破則見許多零碎道理都只是一箇道理頭頭俱有着落觸處洞然流通浹洽到此得力田地胸中多少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緣他於大底看得分明故夫子與之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亦不過此一個道理耳若不向大底理會只去搜尋零碎節目是無本領之學終不能融會貫通亦安望其有得力處哉

朱子曰只從今日為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
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
自然光明為學不可存有等待之見即從今
日為始便可用功隨時提撕無使
昏昧隨處收拾無使縱弛則心常存而不放
矣隨物體究本末不遺隨事討論是非必辨
則理漸明而知至矣如此日積月累勿令間
斷道理自然純熟心體自然光明何患不至
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
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
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

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
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問
工夫
不是浮浮沉沉可以做得成的聖賢道理不
是悠悠忽忽可以見得到的故欲做工夫須
當忘寢食一直做將上去使有個入頭處得
些滋味然後接續用力只管向前自然大有
進益欲得道理亦非甚難須如饑欲食渴欲
飲十分要緊如救火如追亡一刻難緩似此
勇猛直前積以年歲看得道理透徹活潑潑
地常在這裏流轉方是真有得力處也此正
我夫子發憤忘食之功朱子特申
之以教學者其為言益深切矣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
自然有含蓄耳聖賢之言如四書六經之類
其意本明白易知精約有要



未嘗有艱深不測之辭也但言近而指遠故
易曉之中自有包涵不露蘊蓄無窮之旨亦
非有所留而不盡也學者即其易曉而尋求
之至於融會貫通則其中之所含蓄者亦可
以會心而自得矣

朱子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
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
所偏倚學問自有個大中至正天下公共底
得大頭腦何有於成見可執是已而非人也
今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顧這邊遺却那
邊主於一說得一頭失了一頭故不見四旁
而起紛紛爭辨之端多見其入於諛僻而已
若聖人中正和平全無一毫矯拂之見故其
所學徹上下合內外不偏不倚而自為天下

古今之所莫能加也奚爭辨之有哉

朱子曰讀書大抵祇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
如何不必過為深昧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
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
害不細矣聖賢言語大約光明正大使人易
知易從無有所為幽深隱僻也學
者讀書但就當日事上理會設身處地看其
語意何如便可知其底蘊而以明白淺易之
言為之發明其旨斯為得之不可過為鈞深
闇昧之論反失聖賢立言本意令人益不可
解而自家如此用心亦不得其正當至陷於
支離怪僻之域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生心害
政害事者正坐在此其為害良非細也蓋當
時釋書者多有此等之弊朱子此言正所以

抹正之也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

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

無未盡之意耶

古人之書於理有未安者止隨其事而論著明白使人知

所適從可矣若遽改其書以沒古人之實則或古人於中尚有深意安知其非出於意不

盡言耶甚矣讀書者不可不闕疑而審慎也

朱子曰文字且虚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

支蔓旁穿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脉

汨沒也 大凡文

字皆有義理存焉學者勿先執已見故作疑難且虛其心平易以觀之而意味自出可以

自我領畧無不可解之辭與不可通之旨也若不從正大明白處求而苦尋支蔓旁穿孔

穴另創一解致使義理之正脉反為其所汨亂此甚怪誕不經不可以為訓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不能虚心退步徐觀聖賢

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寘其中所

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

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

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

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

此朱子言當時解經之弊而戒人之妄作也古人之言皆有深意存焉解書者必如孟子

所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今世學者鹵莽躁率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用意之所在而全不相入直欲自立一見以私意強寘其中是以不免穿鑿其理破碎其辭屈聖賢之言俯而從我之說且欲伸我之說而遂大背聖賢之言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如罪人之拘繫桎梏不得自由甚或傷其形體并非其本來面目而有所不顧也夫其妄意自用若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俛首讀古人之書致古人不幸而遭此屈折哉甚矣書不易解解書更不易也彼別尋意見者適足得罪於古人而為後學所嗤笑耳可不戒歟

朱子曰為學十分要自己着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

為學者身心性命皆自己之事

故要十分着力不可一念留餘然而資於人者所以勵已朋友講習之助亦不可少但不能審取則淫朋狎友何以為克治之藉故又在取之審而後過有與規善有與勸有以收麗澤之益耳

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學問所以學古聖人致知力行

是自已合做底工夫苟能着實用功即未能到聖賢地位亦可成個品行不枉過了一生若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愛我者莫能助也知學問則於自家身上方無欠闕所謂忌我者莫能阻也今人皆把學問做外面添來底事看得與自家絕沒緊

要可以傲可以不做所以不肯着實用功悠
悠忽忽無一善狀至終其身為庸碌之歸也
悔何及哉

朱子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

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

乃佳耳人情不能安分貧者欲致富者所為
賤者欲同貴者所用不知減省至於

不給一有急需罔知所措將好讀書日子盡
廢於經營衣食之中良可嘆也故朱子謂人

生諸事且得隨所遭之緣順以處之安分自
足但當勉力讀書專用其心於微言大義而

無聲色貨利之擾凡日用應酬一切無益之
浮費宜省者省之宜節者節之令稍有贏餘

以俟不時之用庶家道免致窘乏而學業可
以無荒乃為佳耳世之學者其可不戒奢從

儉去華就實以
為讀書地哉

朱子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

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故往往

遂以吾學為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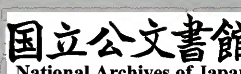
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

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

日賒也聖賢之言不必多求隨舉一二莫非
義理之極致雖終身用之亦有不能

盡者今之學者未嘗深求其精微所在而涉
獵泛濫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既不知內究諸

心又未能實體諸身遂視吾學為容易之空
言不足以厭其意而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



反誤而求之於彼是其厭常喜怪舍正趨邪其為愚罔甚矣夫人將適千里之途必先明乎從入之路乃今迷於所向若此將進步日遠稅駕日賒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嗟乎學術之日非實自儒者甚之不亦深可悼惜也哉

朱子曰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又曰這道理若不揀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道理無窮不是輕易可得故必須耐煩不怕瑣碎逐漸做去耐辛苦不怕勞力吃緊挨上方能苦盡甘來且其中深微曲折處若不揀生棄死去理會則所見止屬皮膚終不能入其間奧故學者定須下一番死工夫不可以其難而自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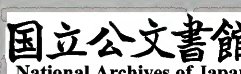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

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

勉爾其實甚奪人志科舉之學非此無以進身故士人一入門便學

作文取功名至有老死而不能卒業者其為累人不淺而人之為其所奪也亦已甚矣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思饒倖一當以得爵祿不得藉此為階梯故不可不勉為之耳其實人之心志盡奪於此自少至老惟用此一邊工夫而於聖賢正經學問俱無暇一究及也其可惜也夫

朱子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



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
 工而祇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
 議為學之方耳學術與心術相因學術之不
 正足以壞人心術今學者之
 病最是一入門先學作文干祿使此心奔馳
 不得寧靜但謂一生學問不過為此之計全
 不知有希聖希賢底事而無暇深究義理故
 於古今之學義利界限未能辨別分明昧乎
 輕重取舍之宜惟務為趨時干進之地所以
 記誦雖博文詞雖工日蔽精神而祇重為此
 心之害終不得其正也豈知聖賢言語開口
 便教人辨義利審取舍詎徒為取功名利祿
 之資而於自己身心全不理會今欲大去其
 病必須反其所為使趨向克定然後講明義
 理可以議為學之方而做聖賢事業耳不然
 心術既非學術愈為之壞誠不知其何所底

止也噫朱子此言其所以警學者深矣愚謂
 人苟能立聖賢之志則即作文一道亦是闡
 發聖賢義理固無妨乎其為學也
 而特無如其心之多不可問何哉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
 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
 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
 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
 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

子事聖賢言語寄之於書其所說底即是自
 家身上所做底事今專做時文底人所
 說底亦都是聖賢說話如說廉他也會依聖
 人說得好說義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一派

好話頭津津說來豈不中聽及到他自身做處則便不廉不義與所說底全然相反不啻天淵此是何故緣他平日用功惟是要做時文故將許多好話只就紙上敷衍一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不過是替聖賢當日說話與自家身子毫無關涉所以做底終不是說底也向使移此工夫實用於於身心便是聖賢事業惜乎其精神徒費於筆墨間也所謂科舉之學累人不淺者豈其然乎

朱子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握

處也所謂見得大頭腦者即指心也人之一心為應事接物之本心若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故為學工夫要領須於日用間常見得大頭腦分明方於操舍有用力處至於操之之功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使一些走作此方是求放心非是空空說求而其實却茫無把握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出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學者若非真見得此心着實把握則日用工夫俱無頭腦是故存養主敬之功刻不容緩也

朱子曰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學問之事惟求默識心通自得於已然果有所



得則出言吐氣自有安詳涵養之致便覺不
同若分疏解說費却無限議論欲以自見其
能誇示於人而惟恐人之不信是其輕浮淺
露專於逐外而驚名便知其胸中實無所得
矣此即學者為
已為人之別也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
學者只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去做依古人
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
立說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可謂儘多又得前輩逐一剖說分曉指引後學法門學者生居今日已為大幸但當實心聽命切已向前去做依古人說的話語身體力行出來便是我底希聖希賢工夫

最為至便至易何必別生一番意見硬欲自
立新奇之說以背謬於古人究竟不是路頭
既誤自己復誤他人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
深戒也噫古人雖遠大道猶存千載而上千
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我輩但能紹述而
昌明之足矣若妄出意見倡為異論思欲掩
古人而上之究之古人率不可掩
徒自為名教之罪人也不亦惑哉

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
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着
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
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
得不痛排斥之落草猶言草竊也徑路之小而捷者也君子之學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懷者讀書修
 已之念而已近年以來學術不明奔馳滋甚
 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先存邀取功利之
 心猶人未出門踏着正路便思落草由徑為
 剽竊計向無人處私語密相傳授以為奇特
 賤形醜態全不成個模樣沒一些羞惡之心
 後生輩若存此等心術作此等伎倆便壞了
 終身人品所以不得不深惡而痛斥之恐其
 轉相傳效而無所底止也

朱子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

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

要含糊不用一刀兩段工夫則終不得力須

是實實落落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
 血方好如起一念則辨其孰為公孰為私處
 一事則辨其孰為是孰為非公則存之私則

過之是則為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勘使之歷
 歷分明開去不容有一毫含糊蒙混此方是

斬釘截鐵手段而
 學問方為得力也

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又曰為學正如撐上

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因循者怠玩之意即所

謂放緩也一放緩則進
 不上而退將下來矣故當如撐上水船勇猛

向前用力撐去撐得一篙便是一篙切莫少
 鬆了手不到源頭不肯
 休此方是善學者也

朱子曰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得如

此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

避之需者事之賊也需即等待之意天下惟

等待一念最足誤人一

生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將有限光陰盡數蹉過後雖欲為已無及矣故吾人為學莫說等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便蹉過了莫追只今日下就要向前用力做去立志既定斷然不疑即此當下奮往鬼神亦避其銳何患學問不進若一有等待遷延不決便多害事所謂需者事之賊也可不知所戒哉

朱子曰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

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

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

因其勢而利導之無時不可讀書故當處事之時正好講明道理今人

每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蓋講學本以明理其工夫即在處

事上見如遇富貴就做富貴工夫遇貧賤就

做貧賤工夫順理而行處之各求其當即此

無非講學何有於相妨哉兵法有云因其勢

而利導之便是善用兵者學者亦然能隨其

遇而處置之便是善為學者

古今來豈有離事之學乎哉

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

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

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

進自家合做底事於人何與惟其心純是為人故雖是已事亦要報與人知如有飯不自喫而攤在門前與人看也此等意念未淨

滿腔俱是驚名終不可與為學故必須打疊得此意盡絕然後為實

落工夫方能有益也

朱子曰據某看學問之道祇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幽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只此眼前日用之間行習著察無非所當由的道理初無所為幽深高妙難知難行者也但人日在道理之中而自不覺耳誠見得道理祇是如此並無別個自家合當做的便向前去做不合當做的便斷然不做明其是非決其取舍循乎天理而不徇乎人欲即聖賢莫大之學問亦不過是矣孔子曰道不遠人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皆是此意豈欺我哉

朱子曰一個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

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

今人每每如此

古今止有一個道理大公至正為衆人所必由之路而為

聖為賢即不外此此甚分明人人可行却不肯向前去行而別尋一線路走不顧天下之公是但求合己之私意便自稱是道理率意妄為而不知陷於邪僻而不可返也今人每每如此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

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

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是者天下之公

理非者人心之私曲衆人惟徇乎私故不辨是非而所行多不直若聖賢為學之要祇是

事事至公無私必審求其是而決去其非於
 天理人欲之間不使少有毫釐之差久之心
 與理一自然應念而發皆悉合乎天理之公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即所謂直也生理本
 直聖人以之應萬事而萬事皆得其理天地
 以之生萬物而萬物日出不窮惟此直而已
 矣然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之學不過審
 求其是以同歸於一直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
 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
 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
 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
 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

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
 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
 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
 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懷然大懼日力
 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
 其進而未得也此朱子自序其為學之始終也謙言自少秉質愚鈍事事不能及人豈敢有所他望特嘗側聞先生君子餘教未忍自棄竊有志於古者身心性命之學而師心以往莫知適從求之多不得其道蓋有舍近而驚乎遠處下而窺乎高不務近裏着已而馳情於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徒勞無功不可謂不久矣既乃困而不通因

自悔其用力之誤始復退而求之句讀文義
之間究前聖之精蘊謹之視聽言動之際察
自巳之修能日夕孜孜冀其一得而亦未有
聞也方愧識見孤陋欲與二三同志並心合
力磨厲切磋以從事於其間庶幾如銖之積
如絲之累得一分則進一分得一寸則進一
寸勉力躋攀以幸粗知義理之實或不至為
小人之歸而歲月云邁齒髮頓衰自顧生平
無一長可告知巳是以此心懍然大懼日力
之無多將終至於泯沒思求助於當世有道
君子少加鞭策以速其遲暮之進而正恐其
見棄不得領受其教益也是熹之重自愧厲
者如此何敢以教人為哉噫觀朱子此言其
即我夫子不知老至之心也夫而所以儆勉
乎後學者亦已深矣

續近思錄卷之二 終

續近思錄卷之三

張伯行集解

致知

此卷論致知而所謂致知者在即物
而窮其理也然窮理之方程子謂或
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
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是故
其工夫實未易盡而尤莫大於讀書
學者由四書而遞及五經又會通乎
濂洛關閩之指歸以與經書從事然

後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焉則真所謂窮理以進其知者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古人為學皆求必退而驗諸事日用尋常皆即其六藝之文參考其成法而識事理之當然有所疑礙未達則必質問問必實有得焉而後已弗得弗措所謂什百其功也古之傳道授業解惑職此之謂後世學者雖載籍極博而潛心實用者鮮矣

朱子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胃次疑滯

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

理使向于彼者專則繫于此者不解而自釋

矣見道未明故思慮不一而胃次膠擾凝滯何以超然遠到此學者之通患而非可以

固陋之衷驟革其宿習也是莫若移此膠擾之心以研窮義理使向於彼者專一不分然

後胃中灑然凝滯悉化則雜思妄慮繫於此者將不解而自渙然冰釋矣故窮理要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

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

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

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



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此示人切實用功也聖賢之教天道

性命雖極精微要皆自具於吾身學者誠能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警覺逐事觀理研索潛思而實用其力焉則自然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凡在天有四時在人有四德而為天道性命者皆引為吾身切己之圖而舍是豈有他求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止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

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

學問之道在明心以見性故凡日用間能

使此心不昏於物欲而本體常明則學為有本矣然後隨事觀理優游漸漬以培養之使日新不已心與理融將不期進而自當有進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

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

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

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

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

錯於庭戶間矣

萬殊者理之散也一者理之合也二三者意見之私也天

下事理萬有不齊而其歸則一豈容有二三之見故人之言行不必皆同者正以其殊塗同歸不害其為一理之合也使欲強同之猶未免為意見之私况不察其理之一遂以二三之見為理之固然而輒謂不必同此其干里之謬誤可勝言哉又何俟舉足而始昏迷舛錯於庭戶之間也人果知事理之同異無不統於一則不為二三之見所搖惑矣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
 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
 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
 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
 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
 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
 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
 朋友不得不信日用倫常之行視乎義理耳
 必見得然後行得不見如何行行路且不可
 况為學乎彼自立標準教人者或有好資質

底人尚可闕了窮格工夫任質以往否則未
 有不顛躓也然聖人大學之教八條目中首
 在格物致知者原要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以盡入於聖賢之域耳非能槩得好
 資質之人擇而教之也若用格致工夫講明
 道理則孝弟忠信之道無不習熟曾中舉凡
 事親事兄交友之間在在皆行乎其所以
 不然尚何患踐履不至乎君子教人務使學
 者有以為受教之益而何得立標致以誣人耶

朱子曰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

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聖賢立言所以垂教也然

惟識解高妙於道見得極明白故其言足以
 達之只覺極平且易而隨在可行也夫平易
 則似淺近矣而其中意指實深遠而無窮天
 經地義卓越古今非天下後世所能及然則

見道之言人奈何不深長思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

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

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有一事即有一理不論巨細幽明也

故無理則事不立無事則理不行理與事相因非可以分內外若有不可推者則其事皆

妄也夫豈理之謂哉

朱子曰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

充之也塞宇宙義利取舍之間極為纖悉惟其察而精之也幾微疑似直

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至大至剛橫塞宇宙人苟欲砥礪廉隅周通當世之務未有不

致精於此而能推暨於彼者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

彼是不容竝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

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

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

心吐膽亦只是如此更無回互理一而已故是非不容竝

立設以利害關心必不能顧義理之是而懂擾百出矣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初無計

較利害之私所以應事接物斷制截然毫無滯礙由是推以及人坦然明白吐心吐膽竭

盡無餘未嘗有所回互於其間者惟其是焉爾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
吾人講學本欲求乎義理而說之不詳思
處之不精亦無以見其指趣之所在矣故反
覆以究其義則其義明研窮以析其理則其
理精學者將以會義理之要不可厭煩苦而
略講究之功也

朱子曰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
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
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
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
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

罷而不能者此醒人知求之心以為居敬窮

惑之甚者然病正在於不知耳苟知其放而
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一念昭然有覺悚然
不自安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呈露於是矣由
是懲其放之弊而收之存之整齊嚴肅持敬
以立其體潛玩研思窮理以致其用晝有為
夜有思息有養瞬有存則其日增月益將有
欲已而不能者一念知求推而
極之乃至於此人奈何弗思哉

問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

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

相發道不遠人內求自足惟不會真心去看
所以道理不出徒見其填塞而不虛膠

擾而不靜而已若那會看底沉潛思索觸處
皆道只就看這道理處自然虛而能應靜而



能思心地便覺清明是道與心固互相發而特患乎人之不用其心也

朱子曰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

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天下之理散見於天下之事故

有一事便有一理不能體事非真窮理者惟於天下之一事自日用飲食之微以至綱常倫

理之大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其事之當然而深察其理之所以然絕無一毫蒙

蔽淆混於中方是真實窮理也不然懸空臆斷便自謂明了投以一事未有不惘然無可

捉摸者窮理豈易言哉

朱子曰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

始者關鍵所在也天下萬物各具一理理有未窮則知有所蔽故格物為致知之始事凡

人行事發端于意意有未實則行有所偏故誠意為力行之始事所謂格致為夢覺關誠

意為善惡關學者所宜喫緊用力也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

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

節一番便了元不曾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

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可不戒耶學貴精純所以

博雜極害事觀范醇夫一生誇多務博作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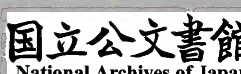
等工夫則其於聖賢之言都只着忙草率看

過可想而知矣彼惟心粗氣浮不曾細心玩

索所以從二程許久雖尊仰取法出於願學

之誠即其所著論語說唐鑑亦多資於程氏

然到底見處全不精明於聖賢之言終成獵



涉未得指歸學者務窮
理以致知豈可不戒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學固不廢思然思索
義理到紛亂無緒窒

塞不通處只覺愈思索愈膠擾故須是一切
掃去直養得心地清虛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然後再將紛亂窒塞處舉起一看無不得其
理者便覺得有下落處矣此是朱子真實體
驗出來學者非深歷
其中烏足以知之

朱子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
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

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

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義類繁多所以
一融會而貫

通之者惟其心而已然而義理難看人心又
當善用所以要寬着心者蓋其規模甚大擴
之可以彌六合若不寬則躁急無序不足以
見其大所以要緊着心者蓋其文理細密析
之如判乎秋毫不緊則考覈粗疎不足以察
其細又若心拘滯而不化於文義少為間隔
則亦窒礙障蔽何以見其大規
模處乎甚矣人當善用其心也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
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
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

此見窮理以
虛心靜慮為

本也人情事幾莫不各有道理所在惟虛靜則不為所亂今見得未甚分明者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所以心地不虛因以不明而事物因得而亂之要當深察此病而亟思自反則莫如持敬主靜以存其心也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窮理致知貴乎反躬實踐固不在多作詩文然數句遣懷亦不妨但多作便是陷溺爾夫當未酬應之時果能平淡自攝比之思量詩句較足收斂性情然而真味洋溢發之為有德之言又與尋常好吟咏者迥然不同也大抵人能

根本乎道而後發之為枝葉則無乎不可矣

朱子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

助也

所見不真必不能實為善以去惡故致知為誠意之本知既至則大端所在自

可無差特恐幽獨之中一念方萌或以為細微而未及謹則亦足以累吾意而遂入于不誠是以謹獨之功尤為誠意之助而君子所必致力以收致知之效也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

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洪慶

字子餘此朱子亦因其病而藥之也為學者

涵養皆致知之助故且端莊存養靜觀此心

昭曠之原不得全靠紙上語空費鑽研工夫

直養到此中昭明洞達無此障礙然後取文

字來看則自然義理昭著意味無窮以之觀

理處事便覺十分透徹游刃有餘較之勞勞

鑽研其得效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

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

撞去將來自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

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然文字亦不可

廢看自家用力何如耳若此等語對諸人說

恐他便一向不理會文字又墮於空疎不實

故憑他且看文字撞箇入門也六抵文字能

不作紙上空言直引向自家性分上理會則

得之矣

朱子曰理會道理到眾說紛然處却好定着

精神看一看理一而眾說紛然此處不同之

者今理會道理到此處甚不可潦草放過却

好重整精神定着見解仔細一看然後能精

所擇而不為眾說淆亂是亦致知一法也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古今只此道理具

名物象數亦寓焉吾人讀書將窮盡天下事

物之理以致吾心之知也故是格物一事而

可不講其讀書之法乎



朱子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
泳切已體察讀書者與聖賢相晤對便思學
為聖賢不可有褻心不可有躁
心不可自矜不可自昧故須斂身正坐敬以
持之緩視微吟寬以居之虛心涵泳會古人
於意言之表切已體察引自己於朗鑑之中
兼此四者而後聖賢之精神與我相貫注沉
潛往復未有不能得其理而
體其事者是讀書之要法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遍讀時便作焚舟計止此
相別更不再讀便記得焚舟事秦伯伐晉孟
明濟河焚舟示不再
舉也此言讀此一書務要成誦不忘只一回
讀時便習之又習至於精熟作焚舟計止此
相別更不消再讀已自記得如此用功
自然淡洽於中而非涉獵無得者比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讀書須熟玩潛思虛心涵泳直讀到不忍舍
處只覺旨趣橫生有無限快意方見得真味
也見得真味
愈不忍舍矣

朱子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
貫通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已意說道理此
朱
子自言其解經之法也解經惟順聖賢語意
就其虛字實字看他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
理明即止不參已意不自說道理虛心細心
方能體貼得出朱子嘗自謂某解論語理會
四十餘年中間逐字稱等
不教偏些子即此意也

朱子曰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
讀近思錄 卷之三 二 三直堂

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
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蹉過了要之經之於
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
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古人作
經著傳
以垂訓後人後人表章經傳以昭示學者皆
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凡解經者不可做文字
反使理晦止合順文解義由辭得意理明便
足若做成文字自立創解自說道理經意都
蹉過矣大抵經以明理猶之傳以解經經明
可以無傳理明可以無經凡天地間之不可
磨滅者理而已非徒
為文字以悅人也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

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

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却無書

不讀讀書不記學者通病然受病之原亦無
他故也只為貪多務博故記不得耳蓋

多則心泛濫而諷誦煩難少則心專一而精

神易到如陳正之雖極魯鈍然其讀書甚有

法每讀只五十字其取數甚約又必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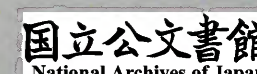
百遍其用力甚勤方能熟記於心因從此日

積月累漸次習讀去到得後來却無書不讀

彼絕不貪多而積之既久所得仍不少世之
貪多者反不足以及之
讀書之道此可為法矣

朱子曰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

效少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取數既約易於
習讀講解所謂工夫少也然而所載皆



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言近旨遠讀之則得效多矣六經周易尚書詩春秋禮樂諸經為數既廣習讀講解尤難所謂工夫多也然其所載皆道法治法之大奧衍宏深之詞事肆而隱讀之則得效較少焉學者察乎此亦可以知先後次第之序矣此以下因輯其分論讀經書之事

朱子曰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

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篇為

要龜山曰事事緊要龜山示五峰讀書法先

門答問求道之方無不具備也又示以事事

緊要見得二十篇中至精至粹無一語不當

習之至堯舜都是做工夫處與此意正相發明也

朱子答汪子卿曰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

所以為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

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

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聖賢言仁要在

果能研精思索深探其力則於靜存動察之間

隨時隨處而實用其力則於靜存動察之間

所謂無終一食以違之無求生以害之者皆如

有最重之一物切於吾身可以指名而窮通

得失任萬變之來脫然無與於我何所往而

非仁哉然則成名君子志士仁人固在思索

義理尤貴乎身體而力行之也

朱子曰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淺深如何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固是舊有的名目然至孟子乃說出四端其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點親切處極好沉潛思索細心玩味人能自驗當身而反觀其心之明昧理之淺深如何自此察識以擴充之則當必有以盡其才而四德在我矣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

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

於已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已之明德各造其極是故在明明德一句須沉潛涵泳常常提醒在這裏蓋內聖外王無不統貫湖長進處即在這裏

敬齋所謂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也

朱子曰見得義當為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

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

至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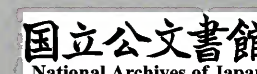
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

此言格致之實學也分別

義利為學者第一義特患不會見得耳若見得義當為利不可做却說不做也無害做也無害此則何嘗真知實見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也惟於義利界限見得十分透徹十分斬截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不做心下安然自肯確然自信這便是物格知至中工夫效驗一齊俱到矣

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不見聖人之意何以為學然不透故費了千言萬語竭盡心力終不得其意耳大學說格物正欲人見得聖人之意透也且如楊墨之為我兼愛害人見得聖人之意透處不透烏能自知其是不是又如釋氏授徒

以虛無幻化立教亦豈肯自道不是都緣見未透徹徒知為虛不知虛中還有實理乃是聖人大本領處耳此大學所以貴格物而窮理也彼枉費心力者不大可惜乎朱子曰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中庸一書言性言道未易讀也顧其說如中和位育以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雖無所不包而其審端用力之地則只在學問思辨明其善戒慎恐懼謹其獨也至所謂明善切要處又不過自思慮方萌及事物應接間辨吾此



念之孰為公私此事之孰為邪正而已是乃
 真實窮理工夫也若於此粗淺涉獵草草放
 過則於其說之統貫包舉者茫無端緒而亦
 何所用其存養之力乎此讀中庸之要法也
 朱子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始
 符一畫故為文字之祖而天道地道人道無
 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蓋聖人憂民覺世之
 書亦即君子恐懼修省之書也學者博
 稽文字思索義理孰有過於此書者哉

朱子曰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為易一至
 九為洛書實其中以為範河圖洛書俱以五
 隅之數俱從五而推之一至十為河圖而虛
 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為
 易一至九為洛書而實其中十與五者主建
 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為範河圖奇偶相對雖

有十而五十皆不用洛書奇偶相乘雖無十
 而縱橫皆成十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為表裏
 而旋轉運化於不窮也夫

朱子曰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
 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
 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

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周易一書有象有變
 道計也然易必有陰陽老少之象然後有卦
 爻之辭筮必有七八九六之變然後有吉凶
 悔吝之占顧自象之變也尚在理之自然而
 未形於人事之著者也辭則各因自然之象
 而指其事之吉凶占則又因吾卜筮所值之
 辭或吉或凶而決其趨避焉其示人至為詳



備矣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而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也

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

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

通讀尚書者當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

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則

曰予畏上帝之類儘有無窮精蘊故若止能

貫通猶是第二義而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

心也况其中可有通者亦有難通者不妨姑

闕其疑則只通其所可通毋彊通其所難通

恐以附會穿鑿之見反失

聖人常日立言之旨耳

朱子曰詩之為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

而無一理之不具詩理性情者也然其為經也風俗之美惡貞淫關政

也

治之得失是下而人事浹焉時序之雨暘寒

燠係氣化之盛衰是上而天道備焉真無一

理之不具而可為典觀羣怨之資者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

從胷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

立說只恁虛心平讀意思自足上蔡云學詩

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

要法讀詩之法非可以艱險急迫之心求之

只是熟讀涵泳以我之性情遇詩人之

性情浹洽於其中自覺盎然太和之氣從胷

中流露出來其獨得之妙有未易以言傳者

思自然滿足故上蔡云學詩須先得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即其立言之體而優游諷詠以得之則三百十一篇中人情世態凡曲豈於感歎歌思者無不歷歷在目也此真是讀詩要法矣

朱子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

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

意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後世史既亡逸惟聖筆獨

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是以看春秋者且須看

得一部左傳自首迄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春秋一書變史為經皆即人事以明天

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而悟其所以筆削者真義理之權衡與夫當時事之大意昭然在目

也此讀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

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

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

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

世禮儀朱子謂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

子謂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

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蓋曲禮也此

言古禮非必著而為經蓋先王之世自廟

賣斤思錄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者皆實踐而躬行之矣子思子所謂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何嘗必布在方策而後傳其儀品之章動作之節哉自後世禮廢而秉禮之儒者每悼惜之乃始綜論載籍著為成書以傳於世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儀禮載其事者也故學禮先須看儀禮蓋儀禮是禮經全書其他若禮記

皆是講說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皆所以明其理也

惟先學儀禮復參之禮記以求其解則得之矣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周禮一書本天理而定為儀則以立萬世之常經

廣博而宏大精深而細密許多立法制度具在其中此周家禮樂之所以明備也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

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孝為德之本教之所繇生先王之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故孝經所係甚大

然只前面一章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十

七章皆是後人綴輯孔子之言而集成一書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曾子養志臨終啟手足以大聖大賢之行一孝焉盡之學者其可忽諸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

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

象不侔矣

周子通書四十一章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凡其誠幾慎動之理以及禮

樂刑政之端其道至大其義至精其味甚長
真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乃簡約質樸若
此視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故為大言以
欺世者氣象迥然不侔故宜與六經四書並
垂今古矣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

錄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故修身之法
具備於其中而近思錄乃周張二程

遺言包括義理至精至微尤為詳盡學者果
能於此二書真知實踐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有志者自
辨之矣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
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孔孟程張四
家文字擇之

精語之詳義理之微事為之著無不統貫又
一皆鞭策入裏踏着實地故學者須看此
四家文字解析秋毫優游厭飫方始講究得
着實其他諸子則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或言理而遺事或言事而遺理皆不
能無過差矣慎毋惘然以從事也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

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總六百一十二條分
十四卷皆掇取其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故朱子弁其首曰窮鄉晚進
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
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
端觀聖賢之大略皆於此見其梗槩故最好
看也是以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深學
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則四子者六經之階
梯也近思錄語關體要切於日用沉潛玩索

粗識大端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則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朱子曰讀書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

聖賢之道理莫

備於經甚醇而正也帝王之行事具載於史甚廣而博也故讀書者必先以經為本而講明其道理使曾次洞徹略無滯礙然後讀史以博其見聞凡古人之行事是非得失無不互相參考如是則吾心既無遺理而古人皆可借資豈非讀書之要法乎

問為學祇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

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以經

明理史以紀事為學者固當窮理尤在體事若只讀六經語孟而於史書雜說槩不之省則何以見古今之成敗使是非得失瞭若指掌通事勢而識時宜乎故讀史一事亦窮理

格物者所必及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

失大倫理所謂三綱五常也大機會如用人

後世者皆是故讀史雖當事理會而於其大處尤當加察誠能觀此三者而史書之政

治人物統貫無遺矣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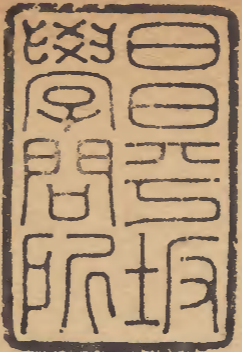
綱目朱子所作蓋因司馬

溫公通鑑而修之也正統表歲以首年而因者所以大一統之義也

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

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





續近思錄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

歲者天之甲子年者君之年也

表歲首年者表其甲子以冠一年之首也統

者國之位號因年著統者列其國號以系一

歲之下也大書直記之也分註旁載之也表

歲首年因年著統則有以得其歲年之久近

國統之離合大書提要分註備言則有以見

其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其通貫曉析不

如指掌之明且易乎李方子曰取羣史之長

合諸儒之粹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

者誠哉

是言也

續近思錄卷之三 終

